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沈祖荣文集

沈祖荣 著



山清水秀
松林茂茂
實亦聲清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014007842

G250-53

33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沈祖荣文集

■ 沈祖荣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694670



G250-53
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祖荣文集/沈祖荣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0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11721-1

I. 沈… II. 沈… III. 图书馆学—文集 IV. G25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1664 号

责任编辑:蔡端午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00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1721-1 定价: 58.00 元

沈祖荣

(1883—1977)，字绍期，中国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早期开创者之一。1883年出生于湖北宜昌一个贫苦家庭。1905年毕业于武昌文华书院。1907年就读于文华大学。1911年获得文华大学学士学位，并在韦棣华女士创办的“文华公书林”任职。1914年，受韦棣华女士的资助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学习。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的第一人。1917年回国，继续在“文华公书林”工作。是年，沈祖荣先生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新图书馆运动”，到全国各地宣传美国图书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抨击封建藏书楼的保守。1920年，韦棣华女士与沈祖荣、胡庆生以“文华公书林”为依托，在文华大学创建文华图书科。1929年，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同年起，文华图书科独立建校，成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沈祖荣任校长。1941年，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档案管理科。此举开创中国档案学教育之先。1953年，随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任图书馆学专修科教授。1977年在江西庐山逝世，终年93岁。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出版说明

本书收录沈祖荣先生 1916—1944 年发表的中英文文章共 46 篇，依时间顺序排列。此次收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排版时将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仅对标点、字词等错误进行修改，力求保持原貌，以资纪念。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编写说明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前身。沈祖荣先生曾长期担任文华图专校长，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是专门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所辑。以李钟履先生所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34种），丁道凡先生搜集编注的《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31篇）和相关研究成果为线索，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简称CADAL）数据库和国家图书馆等处，获取原文，共搜集沈祖荣先生于1916—1944年发表的中英文文章共46篇（另有《民众图书馆管理法》一篇，载于《现代民众》第一卷第十二期（1935年7月10日），见于《图书馆学论文索引》。因该刊现已罕见，于本文集搜集整理期间在各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和武汉市图书馆都无馆藏可供阅览或文献传递，故未能收入本文集，诚一憾事；《国际图书馆大会》一篇，载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29年9月），因与另两篇内容多有重复，故略去）。本书整体依时间顺序编排，尽量忠实于原文，仅在输入时将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对标点进行调整，改正印刷中的个别错字等，希望这本文集，能够保留沈先生的写作风格，传达他在字里行间饱含的对图书馆事业的信心与毅力，对国家与人民的一片至诚。

虽整理小组为了克服难以言表的困难付出了极大努力，但仍难免舛讹，尚祈同仁指正。

《沈祖荣文集》整理小组

序 一^{*}

《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问世了，值得庆幸。文集的出版，恰逢武大图书情报学院七十周年院庆，可以说适得其时。一九二〇年，文华大学兴办的图书科，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前身，从此开始了我国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一九二九年，图书科单独建校，定名为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五三年，随全国院系调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一九五六年，专修科改学制为图书馆学系。一九八四年，经原教育部批准，在图书馆学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从一九二〇年图书科兴办开始，到目前的图书情报学院，其所经历的，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其间又以建国以前的三十年最为艰难。抚今忆昔，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长的沈祖荣教授，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上的卓越贡献，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沈祖荣教授，是我国图书馆界的前辈，也是我国最早赴美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的留学生。一九一四年，沈祖荣先生在美籍人士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一八六二——一九三一)资助下，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学成回国。他回国后，无论在开展宣传和对中国图书馆状况的调查，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面，抑或是兴办图书馆学教育，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方面，都强调不要照搬外国，一直坚持走中西结合

* 本序言为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彭斐章先生为丁道凡搜集编注的《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所写。文中提到的沈宝媛女士，是沈祖荣先生的女儿。——编者注。

的道路。他在《民国十年之图书馆》(《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一文中说道:“海外留学,所费不貲,远涉重洋,谈何容易?纵令虚往实归,而橘枳变异,势所必然。所学之件,在外国虽称合法,在中国不能完全采用。由是言之,欲推广图书馆之事业,务须在中国组织培养人才的机关,使学生将来学业有成,可以充图书馆之应用。是以武昌文华大学于民国七年,首先组织图书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沈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沈祖荣先生倾注了毕生精力于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他作为一名教授,对教学严肃认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兼授“服务道德”课程。他对档案管理员的要求,是要与档案共存亡;他对图书馆员的要求,特别强调要在开放的时间上,管理图书的方式方法上,充分给予读者以方便。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当时教学的需要,很好地承担开设俄文图书编目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不顾自己年过古稀,对俄语并不熟悉等困难,通过自学,很快掌握了俄语,并编写了《俄文图书编目法》教材,边教学,边修订,铅印了三版,为学生讲授俄文编目课。这种精神,给了学生们以极大的鼓舞。

沈先生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文华图专,如今已经发展为拥有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两个系,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图书发行管理学四个专业,一个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所,一个科学技术情报培训中心,一个图书情报现代化实验中心在内的,既有研究生、本科生,又有专科生和成人教育的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办学的綜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在改革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体系,完善课程结构,深化教学内容,加强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設,改进教学手段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为社会主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我国最大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沈先生离开我们十三年了,我的学长丁道凡先生,以退休后的古稀之年,从被“文革”摧毁过的几个图书馆古籍部,搜集了沈先生的论著,并精心编注,这种精神,令人钦佩。深信这本文集的出版,对于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沈宝媛女士和文集的编著者丁道凡先生，嘱我写一序言，谊不敢辞。聊缀数语，以表我对沈老师的敬仰之情。

彭斐章 谨志

一九九〇年六月于武昌珞珈山

序 二*

这本文集，是我的老师，新中国成立以前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沈祖荣先生所著，并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国内公开发表过的文章。

我怎么搜集到这些文章的呢？早在一九八四年秋，看了教育部办公厅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颁布的(84)教编厅字 009 号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后，我就希望图书馆界有一部系统反映文华图专的校史问世，以供国内图书馆界同仁研究参考。无如等了四年，还没有看见。文华图专是一九五三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合并于武汉大学，成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继续办下去的。近年，经过武大领导和各级负责同志的努力，已发展为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带上机关介绍信访问了武汉大学档案室。发现一九四七年春，由我和宋泽同志经手从重庆搬回武昌的原文华图专的档案，在“文革”中损失了十分之九(宋泽同志当时是图专有文化的木匠师傅，他于一九四八年冬，参加了新四军，目前是一位县级机关的老干部)。同时，沈祖荣先生的个人档案也没有了。剩下还不到十分之一的档案，据说还是“文革”后武大领导指示档案室同志抢救整理出来的。至此，我才理解，等了四年还不见文华图专校史问世的原因。

从一九八八年七月起，我开始搜集文化图专校史资料和沈祖荣先生传记资料。先从湖北省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提供的资料中，发现了我以前没有读到过的一些沈祖荣先生的文章。一九八八年十月，第

* 此序言为丁道凡先生为自己搜集编注的《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所写的序言。——编者注。

一次读到了钱亚新老同学赠我的《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初集)。与此同时,我又把《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中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十四篇文章重读了一遍。我察觉到,沈祖荣先生文章的内容与杜、刘两先生同时期的文章相比,有其相同之处,也有其不同之处。相同的原因,在于事业相同,在于为民族素质提高,为国家富强的奋斗目标相同;不同的原因,在于各自的工作岗位有异,接触图书馆学的时间早晚有异,对社会的接触面广狭有异。从而使我联想到,作为沈、杜、刘三位先生的晚辈的我们这一代,如果想把近百年前期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图书馆教育思想史、图书馆学教育史、档案管理学教育史弄清楚,就很有必要把沈祖荣先生的文章更多地搜集起来,加以编注重新发表。于是我又向北京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和几个老校友继续搜集,结果,共得三十一篇。从发表的时间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六年,是国内军阀混战时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先是社会动荡不安,继而是半壁河山破碎。敌占区,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解放区和大后方,均过着不同程度的非常艰苦的生活。当此之时,四万万炎黄后代中,无论军政、经济、文教各条战线,均有一部分人为了民族的生存,祖国的复兴,不惜牺牲地坚守各自的岗位,苦撑大局。推算到文教战线的图书馆学,很可以作为代表的,当数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三人。三人中,最早投身于图书馆事业的,乃是沈祖荣先生。最早培育图书馆管理人才,继而创始性的兼顾培育档案管理人才,领导文华图专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仍是沈祖荣先生。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三位先生相处的关系,也是值得后辈效法的,他们始终坚持团结,坚持互相尊重。我的一部杜著《校讎新义》,是听了沈祖荣先生推荐后才去买来的。我的一本刘著《图书馆学要旨》,也是听了沈祖荣先生高度评价,才全部手抄下来的。刘国钧先生主编《图书馆学季刊》时,多次向沈祖荣先生索稿。杜定友先生在《我与图书馆学教育》一文中写道:“一九二一年,我毕业回国后,全国图书馆专家,只有沈祖荣、胡庆生二人在武昌主办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其后,胡氏改业银行。始终其事的,惟沈氏一人而已。”这些表现,可以作为他们之间相互尊重

的明证。

近十年来，我所接触的原文华图专的老师 and 老同学们，也一致希望有一部系统记叙文华图专的校史和一部沈祖荣先生的传记问世。经过初步交流想法，决定先由我来搜集资料，然后以适当的方式，或“先取众谋而后独断”，或由几个人合作，编写出《文华图专校史》、《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传略》各一本，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一本，交出版社出版，广为宣传。宣传的目的，主要是使它有利于继承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促使中国图书馆教育事业日趋繁荣。

目前，先出版的这本文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四个年代国内图书馆的发展概况；反映了国内图书馆教育工作的思想概况；反映了图书馆学教育和档案管理学教育的开创与推进的史实；也介绍了一些欧美和日本图书馆的概况，是一本珍贵的图书馆教育历史文献。读者只要浏览一下，就会感觉到的。

为了便于阅读，编者对于原来没有标点文章，补加了标点；对文中少数典故和历史情节，作了必要的注释。誊写时，对繁体字均换成了简体。对于个别明显的错别字，作了改正。读者发现错误时，希予指正！

丁道凡

一九九〇年六月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晓红

副主任委员 卓仁禧 周创兵 蒋昌忠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习山	宁津生	石 兢	刘经南
何克清	吴庆鸣	李文鑫	李平湘
李晓红	李德仁	陈 化	陈庆辉
卓仁禧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易 帆	谈广鸣	舒红兵	蒋昌忠
樊明文			

秘书长 李平湘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韩 进

副主任委员 冯天瑜 骆郁廷 谢红星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费成	方 卿	邓大松	冯天瑜
石义彬	余双好	汪信砚	沈壮海
肖永平	陈 伟	陈庆辉	周茂荣
於可训	罗国祥	胡德坤	骆郁廷
涂显峰	郭齐勇	黄 进	谢红星
韩 进	谭力文		

秘书长 沈壮海

目 录

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	1
《中国书目十类法》原序	12
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	13
《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新序	21
中国各省图书馆调查表	22
民国十年之图书馆	42
民国十一年之图书馆教育	53
提倡改良中国图书馆之管见	56
中学图书馆几个问题	60
中华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图书馆组开会记	68
中国图书馆应采书本式抑卡片式	70
图书馆编目之管测	75
图书馆用不着杂志么	81
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	93
在文华公书林过去十九年之经验	96
中文编目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标题	108
国际图书馆大会述略——在汉口圣保罗大教堂讲演	127
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及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报告	134
西欧图书馆之沿革	176
西文编目参考书	181
调查江西省立图书馆报告书	199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202
韦棣华女士略传	210
国难与图书馆	212
章译《民众图书馆的行政》序	221
图书馆所希望于出版界的	223
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调查报告	228
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改进	239
《普通图书编目法》序	244
谈谈图书馆员的生活	245
My Impressions of Chinese Libraries	252
《世界民众图书馆专号》卷头语	264
《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序	266
《图书馆的财政问题》序	268
LOOKING TO THE FUTURE	270
谈图书馆专业教育	273
《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序言	284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报告	286
公立图书馆在行政上及事业上应有之联络	289
《标题总录》自序	294
今后二年之推进图书馆教育	299
图书馆教育的战时需要与实际	306
《图书学大辞典》序	311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近况	313
我国图书馆之新趋势	316
战后图书馆发展之途径	321

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

To the ear of the West speaks the voice of the East! What future hand is to turn the pages of knowledge that China may read and send forth modernized relics of her arrested science and art? What she speaks for is the crumb from the loaf of educational benefactors; a penny from the world that she may return millions!

The library in China is the subject of my paper, for what factor could mean more to the advancement and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than these store-houses of stimulating volumes?

OLD CHINESE LIBRARIES

Libraries, in the old Chinese conception, are not a novelty, but they are considered such from the Western point of view. In china they meant a store-house where books were kept and hidden away, the main idea being to preserve the "literary treasure" of the country. The existence of libraries can be traced back in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Chow Dynasty, for instance, Lao Tan, the founder of Taoism and the respected teacher of Confucius, served as a librarian and custodian of the archives in 553 B. C. Again,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first Chinese Empire, Liu Pan, the founder of the Han Dynasty, upon his victorious entry into the capital in 206 B. C. , directed his minister, Hsiao Ho, to collect the books and state papers from the library and keep them in a safer